

人 與 文 學

高爾基等著：

初
學

輯
譯



人 與 文 學

高爾基等著
胡風輯譯

泥土社



題記

數年來，陸續地譯了一些短篇，直到去年秋間，想到攜帶保存的不便，也想到或者還可供讀者參考，才把那裏面的關於作家的述評和文藝理論的部份清理出來編集付印了。不幸剛剛排成就躬逢了太平洋大戰的砲火，那些底稿都一字不留地淪陷在敵人手裏。

到桂林後，居然借到了一些舊雜誌，抄下了現在的這八篇，因為有了排字的機會，就再一次地付印了。記得起來的還有五篇，但一時找不着，也就不再等待，雖然那裏面的羅曼·羅蘭底七十生辰自述從克拉姆希到莫斯科，是譯者非常心愛的文字。

回想起來，這些文字，除了兩三篇是爲了參考的意義以外，都是在讀後所得到的一種感激的心情裏面提起筆來的。我不知道把藝術比作祭壇是否得當，但有一點卻是相信的：要想從藝術這條道路上對人生有真的給與，就既須抱有朝山拜佛似的虔誠，也須忍受煉獄似的悲痛和苦刑似的勞役。藝術應該是人底心靈底傾訴，但如果不能對於受苦者底心靈所經驗的今日的殘酷和明日的夢想感同身受，信徒似地把自己的運命和它們連結在一起，那還能傾訴什麼，又何從傾訴呢？讀一讀這些文字，我們不難感受到，一個作家底偉大處需要怎樣的代價，而一個作家底弱點又是由於怎樣的生活根源罷。尤其因爲以偉大的人格來敘述偉大的人格，以文藝巨人來論文藝，不但着眼點正向中樞，而且那心地底真誠也是格外感人的。

看現在的文壇，也可以說頗爲熱鬧，但不知道根據什麼，有些人居然振振有辭地把藝術說成了一種技藝，寫人有可以傳授的「技巧」，寫景有可以傳授的「技巧」，結構也有可以傳授的「技巧」，好像一個作家所需要的只

不過是一個八寶箱，而文壇上也居然出現了拍賣這種箱子的巧人。我不相信真有被這種拍賣行迷住的讀者，但世事并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單純，而「見仁見智」又是積自經驗的古訓，那麼，這幾篇短文就算是提供給讀者的，比較不同一點的參考材料罷。

當然，份量是太少了。即如高爾基底「回憶」，原有十篇以上，我曾向精通俄文的朋友勸進過幾次，我現在還保有艱難求得的日譯全部，應該重譯出來填補一下這過渡時期底空虛，但時間精力都不允許，只好俟諸來日了。而且，這幾乎全是重譯，不但未能傳神，恐怕還不無錯誤，但可引以自解的是，原作都太好了，讀者從這拙劣的譯文裏面當也可以汲取一些什麼。猶如養料豐富的食物，雖然被整脚的廚師弄走了味，但餓者還是可以勉強用以充饑的。高爾基底話：「在餓着的時候，烤得壞的麵包，也是——美味的。」

另有恩格斯底一封信，因為別有從原文譯出的譯本，這裏不再收入了。

感謝一些友人，有的爲我借來刊物，有的爲我抄寫，有的爲我接洽出版，這些好意，只有用對於原作的敬愛才能夠相稱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之夜，記於桂林之聽詩齋。

胡
風

目次：

V · G · 珂洛連科 (M · 高爾基作) ·····	三
A · P · 契訶夫 (M · 高爾基作) ·····	四
M · M · 珂丘賓斯基 (M · 高爾基作) ·····	七
S · A · 葉賽寧 (M · 高爾基作) ·····	九
列寧與高爾基 (Y · 加奈次基作) ·····	一〇
屠格涅夫底生活之路 (宮本百合子作) ·····	一一
藝術家底悲劇 (V · 弗利製作) ·····	一三

狄更斯論（F·梅林作）……………一九

關於藝術與文學（L·托爾斯太作）……………一九

給戈培爾的公開信（U·伏契克作）……………二六

校後小記……………二五

譯文集：

人與文學

V·G·科洛連珂

蘇聯 M·高爾基

當我從梯弗里斯 (Tiflis) 回到尼日尼 (Nizhni) 的時候，V·G·科洛連珂 在聖彼得堡。

沒有了職業的我，寫了幾篇短短的小說，投到萊因哈特 (Reinhardt) 底伏爾加新聞 (Volga Vestnik)，那報紙，靠了V·G· 底經常的合作，在伏爾加縣 是最有勢力的。

那些小說，署名 M·G· 或 G·I·，馬上被發表了，萊因哈特 送來了一封頗為恭維的信和一包三十多盧布的錢。由於一些現在忘記了的動機，就是對於非常親密的朋友如 N·I·瓦希里耶夫，A·I·拉林，我都嫉妬地隱瞞着自己是作者。不以爲那些短篇有真正的意義的我，決沒有想像到那會決定我的命運。但萊因哈特

把我的名字告訴了科洛連珂。當V·G·從聖彼得堡回來了的時候，他通知我說是想見一見。

他依然住在市街邊的建築家賴孟克（Lemke）底木房子裏。我在那小房間裏的茶桌旁邊找到了他，那房間，窗子向着街路，窗台上和房角裏擺着花，許多書籍和報紙堆得滿地都是。

太太和小孩子們喝過了茶就出去散步去了。我覺得他比從前更堅強，更有自信，頭髮也更加卷曲了。

「我們剛剛讀了你的小說金翅雀底故事（About a Siskin），好的，你的作品也開始被登載出來了，恭喜恭喜！看來你是固執的，總是寫着寓言。那沒有關係，寓言也是好的，只要有意思；而且，固執也不是壞的性質。」

他從半閉着的眼睛注視着我，還另外說了幾句親切的話。他的額頭和脖子被日光晒成了深褐色，鬚鬚現白了。用皮帶束住天青色的粗布的上衣，把黑褲子塞在長統靴子裏面的他，看起來好像是剛剛來自遙遠的地方，而且馬上又要出發一樣。他的平靜的明敏的眼睛，有精神地快樂地放着光。

我告訴他還寫了幾個短篇，有一篇在叫做卡弗卡茲（Kavkaz）的報紙上發表了。

「你一篇都沒有帶來麼？」他接着說了，「很可惜！你的寫法是非常特別的，凌亂，常常不統一，但依然有趣。聽說你徒步旅行了不少地方？我也是，差不多整個夏天在伏爾加河對岸，穿過克爾曾涅茲，沿菲特魯加跑過了。你到什麼地方去了的？」

我簡單地告訴了他我的路程，他贊成似地叫了：

「哦哈？了不起的旅行！所以在這三年中間你就變得這麼老成了？而且，一定蓄起了很多的力量罷？」

我剛剛讀完了他的小說跳舞的河（The River Dances），因為風格和內容底美，我覺得非常地中意了，對於作者抱有感謝的心情。我開始狂熱地談起了那篇小說。

由我看來，在腳夫楊幽林這個人物裏面，科洛連珂給了「一個鐘頭底英雄」這種農民典型以出色的描寫和可驚地真實的概念。像楊幽林這樣的人，能夠坦白地沒

有自私地做出可尊敬的事情，但接着馬上會把他的老婆打得半死，或者用棍子打破鄰人底腦袋。他能夠用善意的微笑和衷心的像花一樣輝耀的無數的話語取悅你，但即刻一點理由也沒有地用泥靴子踢你的臉。像珂茲瑪·米寧（Kozma Minin）一樣，他能夠組織民衆運動，但接着就變成一個醉鬼，讓虱子咬。

V. G. 沒有打擾地聽着我的混亂的談話，一面注意地觀察着我，使我大大地不安了。他時時閉着眼睛用手掌拍拍桌子。過了一會，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把背靠着牆，帶着善意的微笑說了：

「你誇張了呢。簡單地說，那篇小說是成功的。這就夠了。我不想向你隱瞞，我自己也是中意的。但一般的農民是不是都像惕幽林——這我可不曉得！你說得不錯。你所說的清楚明白，而且用的是有力的言語。——好了，現在該輪到我來讚美你了！人感覺得你看很多，想得很多。我衷心地祝賀你呢。衷心地！」

他向我伸出那滿掌起了繭的手來。——大概是拿斧頭或槳的結果罷，因為他喜歡劈柴以及一般的肉體勞動。

「好了，把你看到的告訴我罷。」

在我的談話當中提到了我遇見過各種各樣的真理底探求者，他們由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由這個寺院到那個寺院，成百地走在俄羅斯底彎曲的道路上。

從窗口望着街道，科洛連珂說了：

「他們大多數是無爲的閒漢，是自負得令人討厭的不成功的英雄們。你沒有注意到他們差不多都是壞人麼？他們底大多數所探求的決不是『神聖的真理』，而是不用費力的一片麵包或幫助他們的人。」

平靜地說了出來的這些話馬上打動了我，把我模模糊糊地感到了的真理在我的眼前揭開了。

「他們裏面有會說故事的人呢，」科洛連珂繼續說了，「他們有豐富的語彙，有的說起話來像在綢子上面刺繡一樣。」

「真理底探求者」，這是民粹派（Narodnik）底農民文學所喜歡描寫的英雄，但現在科洛連珂卻把他們叫做無爲的閒漢，甚至是壞人！這聽起來差不多像是褻瀆聖物一樣，但他的話，帶着熟慮的決定說了出來，使我更加感到了這個人底精神的獨立性。

「你沒有到阜寧斯克和蒲多爾斯去麼？」他問，「那是美麗的地方呢！」

我把我和約翰·克浪休塔茲基 (Johan Kronshadtski) 的不自然勉強的談話告訴了他，他有勁地叫了：

「你覺得他如何？他是怎樣的人？」

我回答說，他是真實的信仰者，像其他的鄉村牧師一樣，雖然不聰明，然而是誠實的善心的人。他的名聲使我吃驚了，那重重地壓着他，不是他忍受得起的。人感覺得到，在他那裏有什麼奇異的不可知的東西，好像他並沒有被自己的意志管轄，時常詢問他的上帝他是不是做對了，害怕他做得不對。

「這聽來是有趣的。」V. G. 沉思地說了。

於是他告訴了我他自己在留珂楊諾夫和農民們的談話，在克爾曾涅茲和分派教徒們的談話。用了一種精細的黏韌的幽默，他聰明地把對方底談話裏的無知和狡猾底使人愉快的混和剔了出來，巧妙地指出了農民底健全的知覺和對於生客的深的不信任心。

「我常常想，像在俄羅斯所有的這樣各種各色的精神生活，世界上任何地方都

沒有罷。但即使不是這樣，在俄羅斯，用思想的有信仰的人們底性格，是無限地各種各樣的。」

他使人感動地談起了需要注意地研究農村底精神生活。

「這工作是不能由人種研究做成功的。那必須由另外的觀點去接近，服從於更精密的更深刻的觀察。農村是我們大家生長出來的土壤，雖然它產生了許多荊棘和無用的雜草，我們應該慎重地精細地在這土壤上撒下『合理的、善的、忠實的東西』底種子。就在這個夏天，我和一個非常理智的青年談過話，他拚命地想說服我，說農村底暴發戶是一個進步底標誌，因為，暴發戶貯蓄資本，而俄羅斯卻非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可。要是這樣的宣傳家跑到農村裏面去……」

他笑起來了。

當送我走的時候，他再一次祝我成功。

「那麼，你以為我可以寫麼？」我問了。

「當然！」他有些奇怪地叫了。「你不是已經在寫而且發表了麼？假使你想和

我商量，把原稿帶來我們大家談談罷……」